

文庫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

胡林翼集

④

〔清〕胡林翼 撰 胡渐逵 胡遂 邓立勋 校点

湖湘

〔清〕胡林翼 撰

胡渐逵 胡遂 邓立勋 校点

胡林翼集

④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岳麓书社



湖湘文库

甲编

读史兵略卷二十三

通鉴·梁纪三

中大同元年

李贲复帅众二万自獠中出屯典澈湖，大造船舰，充塞湖中。众军惮之，顿湖口，不敢进。陈霸先谓诸将曰：“我师已老，将士疲劳；且孤军无援，入人心腹，若一战不捷，岂望生全！今藉其屡奔，人情未固，夷、獠乌合，易为摧殄。正当共出百死，决力取之；无故停留，时事去矣！”诸将皆默然莫应。是夜，江水暴起七丈，注湖中。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进，众军鼓噪俱前；贲众大溃，窜入屈獠洞中。

○典澈湖，注云：当在新昌界。无考。

冬，十月，东魏丞相欢攻玉壁，昼夜不息，魏韦孝宽随机拒之。城中无水，汲于汾，欢使移汾，一夕而毕。

○胡氏曰：于汾水上流决而移之，不使近城。

欢于城南起土山，欲乘之以入。城上先有二楼，孝宽缚木接之，令常高于土山以御之。欢使告之曰：“虽尔缚楼至天，我当穿地取尔。”乃凿地为十道，又用术士李业兴“孤虚法”，聚攻其北，北，天险也。

○胡氏曰：天险，自然之险也。

孝宽掘长塹，邀其地道，选战士屯塹上；每穿至塹，战士辄禽杀之。又于塹外积柴贮火，敌有在地道内者，塞柴投火，以皮

排吹之，一鼓皆焦烂。

○胡氏曰：鼓排吹之，火气入地道，故敌人在其中者皆焦烂。

敌以攻车撞城，车之所及，莫不摧毁，无能御者。孝宽缝布为幔，随其所向张之，布既悬空，车不能坏。敌又缚松、麻于竿，灌油加火以烧布，并欲焚楼。孝宽作长钩，利其刃，火竿将至，以钩遥割之，松、麻俱落。敌又于城四面穿地为二十道，其中施梁柱，纵火烧之，柱折，城崩。

○胡氏曰：高欢尝用此术攻邺以擒刘诞，故复用之于玉壁。

孝宽于崩处竖木栅以扞之，敌不得入。城外尽攻击之术，而城中守御有余。孝宽又夺据其土山。欢无如之何，乃使仓曹参军祖珽说之曰：“君独守孤城，而西方无救，恐终不能全，何不降也？”孝宽报曰：“我城池严固，兵食有余，攻者自劳，守者常逸。岂有旬朔之间已须救援！适忧尔众有不返之危。孝宽关西男子，必不为降将军也！”珽复谓城中人曰：“韦城主受彼荣禄，或复可尔；自外军民，何事相随入汤火中！”乃射募格于城中云：“能斩城主降者，拜太尉，封开国郡公，赏帛万匹。”孝宽手题书背，返射城外云：“能斩高欢者准此。”东魏苦攻凡五十日，士卒战及病死者共七万人，共为一冢。欢智力皆困，因而发疾。有星坠欢营中，士卒惊惧。十一月，庚子，解围去。

魏以韦孝宽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建忠公。时人以王思政为知人。

魏大行台度支尚书、司农卿苏绰，性忠俭，常以丧乱未平为己任。纪纲庶政，丞相泰推心任之，人莫能间。或出游，常预署空纸以授绰，有须处分，随事施行，及还，启知而已。绰尝谓“为国之道，当爱人如慈父，训人如严师。”每与公卿论议，自昼达夜，事无巨细，若指诸掌，积劳成疾而卒。泰深痛惜之，谓公

卿曰：“苏尚书平生廉让，吾欲全其素志，恐悠悠之徒有所未达；如厚加赠谥，又乖宿昔相知之心，何为而可？”尚书令史麻瑶越次进曰：“俭约，所以彰其美也。”泰从之。归葬武功，载以布车一乘，泰与群公步送出同州郭外。泰于车后酌酒言曰：“尚书平生为事，妻子兄弟所不知者，吾皆知之。唯尔知吾心，吾知尔志，方与共定天下，遽舍吾去，奈何！”因举声恸哭，不觉卮落于手。

○武功县属乾州同州府，时宇文泰营所在。

太清元年

春，正月，东魏勃海王欢卒。欢性深密，终日俨然，人不能测，机权之际，变化若神。制驭军旅，法令严肃，听断明察，不可欺犯。擢人授任，在于得才，苟其所堪，无问厮养；有虚声无实者，皆不任用。雅尚俭素，刀剑鞍勒无金玉之饰。少能剧饮，自当大任，不过三爵。知人好士，全护勋旧；每获敌国尽节之臣，多不之罪。由是文武乐为之用。世子澄秘不发丧，唯行台左丞陈元康知之。

侯景自念己与高氏有隙，内不自安。辛亥，据河南叛，归于魏，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以城应之。景诱执豫州刺史高元成、襄州刺史李密、广州刺史怀朔暴显等。遣军士二百人载仗暮入西兖州，欲袭取之，刺史邢子才觉之，掩捕，尽获之，因散檄东方诸州，各为之备，由是景不能取。

诸将皆以景之叛由崔暹，澄不得已，欲杀暹以谢景。陈元康谏曰：“今虽四海未清，纲纪已定；若以数将在外，苟悦其心，枉杀无辜，亏废刑典，岂直上负天神，何以下安黎庶！晁错前事，愿公慎之。”澄乃止，遣司空韩轨督诸军讨景。

秋，九月，上命萧渊明堰泗水于寒山以灌彭城，俟得彭城，

乃进军与侯景犄角。癸卯，渊明军于寒山，去彭城十八里，断流立堰。侍中羊侃监作堰，再旬而成。东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则婴城固守，侃劝渊明乘水攻彭城，不从。诸将与渊明议军事，渊明不能对，但云：“临时制宜。”

冬，十一月，东魏大将军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，欲以金门郡公潘乐为副。陈元康曰：“乐缓于机变，不如慕容绍宗，且先王之命也。公但推赤心于斯人，景不足忧也。”乙酉，以绍宗为东南道行台，与岳、乐偕行。初，景闻韩轨来，曰：“啖猪肠儿何能为！”闻高岳来，曰：“兵精人凡。”诸将无不为其所轻者。及闻绍宗来，叩鞍有惧色，曰：“谁教鲜卑儿解遣绍宗来！若然，高王定未死耶？”

澄以廷尉卿杜弼为军司，摄行台左丞，临发，问以政事之要。○胡氏曰：杜弼临发从军，澄方问以政事之要。盖弼在欢府，夙有声称，故问之也。可为戒者，使录一二条。弼请口陈之，曰：“天下大务，莫过赏罚。赏一人使天下之人喜，罚一人使天下之人惧，苟二事不失，自然尽美。”澄大悦曰：“言虽不多，于理甚要。”

绍宗帅众十万据橐驼岬。羊侃劝渊明乘其远来击之，不从，旦日，又劝出战，亦不从；侃乃帅所领出屯堰上。

丙午，绍宗至城下，引步骑万人攻潼州刺史郭凤营，矢下如雨。渊明醉，不能起，命诸将救之，皆不敢出。北兖州刺史胡贵孙谓譙州刺史赵伯超曰：“吾属将兵而来，本欲何为，今遇敌而不战乎？”伯超不能对。贵孙独帅麾下与东魏战，斩首二百级。伯超拥众数千不敢救。

初，侯景常戒梁人曰：“逐北不过二里。”绍宗将战，以梁人轻悍，恐其众不能支，一一引将卒谓之曰：“我当阳退，诱吴儿使前，尔击其背。”东魏兵实败走，梁人不用景言，乘胜深入。魏

将卒以绍宗之言为信，争共掩击之，梁兵大败，渊明及贵孙、伯超等皆为东魏所虏，死亡士卒数万人。羊侃结陈徐还。

郭凤退保潼州，绍宗进围之。十二月，甲子朔，凤弃城走。

东魏使军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：“皇家垂统，光配彼天，唯彼吴、越，独阻声教。侯景竖子，自生猜贰，远托关、陇，依凭奸伪，逆主定君臣之分，伪相结兄弟之亲。○胡氏曰：谓侯景先降西魏也。岂曰无恩，终成难养，俄而易虑，亲寻干戈。衅暴恶盈，侧首无托，○胡氏曰：谓侯景不见容于西魏也。以金陵逋逃之藪，江南流寓之地，甘辞卑礼，进孰图身。○胡氏曰：此以下皆言侯景归梁之心迹。孰，古熟字通。言进软熟之辞于梁，以为容身之图。而伪朝大小，幸灾忘义，主荒于上，臣蔽于下，连结奸恶，断绝邻好。获一人而失一国，见黄雀而忘深阱。

“彼乃授之以利器，海之以慢藏，使其势得容奸，时堪乘便。终恐尾大于身，踵粗于股，倔强不掉，狼戾难驯。呼之则反速而衅小，不征则叛迟而祸大。会应遥望廷尉，不肯为臣，自据淮南，亦欲称帝。但恐楚国亡援，祸延林木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彼梁主者，操行无闻，轻险有素，射雀论功，荡舟称力，年既老矣，耄又及之。加以用舍乖方，废立失所，矫情动俗，饰智惊愚，毒螫满怀，妄敦成业，躁竞盈胸，谬治清静。○胡氏曰：此数语曲尽帝之心事。朋党路开，兵权在外。必将祸生骨肉，衅起腹心，强弩冲城，长戈指阙。徒探雀毂，无救府藏之虚；空请熊蹯，诤延晷刻之命。外崩中溃，今实其时。鹬蚌相持，我乘其弊。”其后梁室祸败，皆如弼言。

侯景围谯城，不下，退攻城父，拔之。

萧渊明至邺。东魏主升闾阖门受俘，让而释之，送于晋阳，大将军澄待之甚厚。

绍宗引军击景，景辎重数千两，马数千匹，士卒四万人，退保涡阳。绍宗士卒十万，旗甲耀日，鸣鼓长驱而进。景使谓之曰：“公等为欲送客，为欲定雌雄耶？”绍宗曰：“欲与公决胜负。”遂顺风布陈。景闭垒，俟风止乃出。绍宗曰：“侯景多诡计，好乘人背。”使备之，果如其言。景命战士皆被短甲，执短刀，入东魏阵，但低视，斫人胫马足。东魏兵遂败，○胡氏曰：被短甲、执短刀，入敌阵力战，此必死之兵也。绍宗之败，不亦宜乎！其后景用此以敌陈霸先，亦此术耳。惟阵坚不可破，是以一败不能复振，卒以走死。绍宗坠马，刘丰生被伤，显州刺史张遵业为景所擒。

绍宗、丰生俱奔谯城，裨将斛律光、张恃显尤之，绍宗曰：“吾战多矣，未见如景之难克者也。君辈试犯之！”光等被甲将出，绍宗戒之曰：“勿度涡水。”二人军于水北，光轻骑射之。景临涡水谓光曰：“尔求勋而来，我惧死而去。我，汝之父友，何为射我？汝岂自解不度水南？慕容绍宗教汝也！”光无以应。景使其徒田迁射光马，洞胸；光易马隐树，又中之，退入于军。景擒恃显，既而舍之。光走入谯城，绍宗曰：“今定何如，而尤我也！”开府仪同三司段韶夹涡而军，潜于上风纵火，景帅骑入水，出而却走，草湿，火不复然。景与绍宗相持数月，景食尽，司马世云降于绍宗。

○胡氏曰：至是，则侯景溃败之形成矣。按：寒山在铜山县东南。橐驼岘疑在铜山县西北。潼州在睢宁县。谯州治涡阳城，即今蒙城县，城父聚在其西北。

二年

春，正月，己亥，慕容绍宗以铁骑五千夹击侯景，景蒞其众曰：“汝辈家属已为高澄所杀。”众信之。绍宗遥呼曰：“汝辈家

属并完，若归，官勋如旧。”被发向北斗为誓。景士卒不乐南渡，其将暴显等各帅所部降于绍宗。景众大溃，争赴涡水，水为之不流。景与腹心数骑自碇石济淮，稍收散卒，得步骑八百人。南过小城，人登陴诟之曰：“跛奴！欲何为耶！”景怒，破城，杀诟者而去。昼夜兼行，追军不敢逼。使谓绍宗曰：“景若就擒，公复何用！”绍宗乃纵之。

○胡氏曰：人臣苟有才，必养寇以自资。东魏之世，彭乐、慕容绍宗同一辙耳。

景既败，不知所适，时鄱阳王范除南豫州刺史，未至。马头戍主刘神茂，素为监州事韦黯所不容，闻景至，故往候之，景问曰：“寿阳去此不远，城池险固，欲往投之，韦黯其纳我乎？”神茂曰：“黯虽据城，是监州耳。王若驰至近郊，彼必出迎，因而执之，可以集事。得城之后，徐以启闻，朝廷喜王南归，必不责也。”景执其手曰：“天教也。”神茂请帅步骑百人先为乡导。景夜至寿阳城下，黯以为贼也，授甲登陴。景遣其徒告曰：“河南王战败来投此镇，愿速开门。”黯曰：“既不奉敕，不敢闻命。”景谓神茂曰：“事不谐矣。”神茂曰：“黯懦而寡智，可说下也。”乃遣寿阳徐思玉入见。黯遂开门纳景，景遣其将分守四门。

朝廷闻景败，未得审问。太子詹事何敬容诣东宫，敬容曰：“得景遂死，深为朝廷之福。”太子失色，问其故，敬容曰：“景翻覆叛臣，终当乱国。”太子于玄圃自讲《老》、《庄》，敬容谓学士吴孜曰：“昔西晋祖尚玄虚，使中原沦于胡、羯。今东宫复尔，江南亦将为戎乎！”

甲寅，景遣仪同三司于子悦驰以败闻，并自求贬削，优诏不许。乙卯，即以景为南豫州牧，本官如故；更以鄱阳王范为合州刺史，镇合肥。

光禄大夫萧介上表谏曰：“窃闻侯景以涡阳败绩，只马归命，陛下不悔前祸，复敕容纳。臣闻凶人之性不移，天下之恶一也。昔吕布杀丁原以事董卓，终诛董而为贼；刘牢反王恭以归晋，还背晋以构妖。何者？狼子野心，终无驯狎之性，养虎之喻，必见饥噬之祸矣。侯景以凶狡之才，荷高欢卵翼之遇，位忝台司，任居方伯，然欢坟土未干，即还反噬。逆力不逮，乃复逃死关西；宇文不容，故复投身于我。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细流，正欲比属国降胡以讨匈奴，冀获一战之效耳。今既亡师失地，直是境上之匹夫，陛下爱匹夫而弃与国，臣窃不取也。若国家犹待其更鸣之辰，岁暮之效，臣窃惟侯景必非岁暮之臣。弃乡国如脱屣，背君亲如遗芥，岂知远慕圣德，为江、淮之纯臣乎！事迹显然，无可致惑。臣朽老疾侵，不应干预朝政；但楚囊将死，有城郢之忠，卫鱼临亡，著尸谏之节。臣忝为宗室遗老，敢忘刘向之心！”上叹息其忠，然不能用。

○南豫州，今寿州。合州，今合肥。

二月，东魏既得悬瓠、项城，悉复旧境。大将军澄数遣书移，复求通好。朝廷未之许。澄谓贞阳侯渊明曰：“先王与梁主和好，十有余年。闻彼礼佛文云：‘奉为魏主，并及先王。’此乃梁主厚意；不谓一朝失信，致此纷扰，知非梁主本心，当是侯景扇动耳，宜遣使谘论。若梁主不忘旧好，吾亦不敢违先王之意，诸人并即遣还，侯景家属亦当同遣。”渊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辩奉启于上，称“勃海王弘厚长者，若更通好，当听渊明还”。上得启，流涕，○胡氏曰：此所谓妇人之仁也。帝于是堕高澄术中矣。与朝臣议之。右卫将军朱异、御史中丞张绶等皆曰：“静寇息民，和实为便。”司农卿傅岐独曰：“高澄何事须和？必是设间，故命贞阳遣使，欲令侯景自疑；景意不安，必图祸乱。若许通好，正堕其计中。”

○胡氏曰：侯景之反覆，何敬容、萧介知之；高澄之奸诈，傅岐知之，梁朝非果无人也，武帝不能决择而用之耳。

异等固执宜和，上亦厌用兵，乃从异言，赐渊明书曰：“知高大将军礼汝不薄，省启，甚以慰怀。当别遣行人，重敦邻睦。”

僧辩还，过寿阳，侯景窃访知之，摄问，具服。乃写答渊明之书，陈启于上，景又致书于朱异，饷金三百两。异纳金而不通其启。

○胡氏曰：史言朱异昧利而不顾患。

己卯，上遣使吊澄，景又启曰：“臣与高氏，衅隙已深，仰凭威灵，期雪仇耻。今陛下复与高氏连和，使臣何地自处！乞申后战，宣畅皇威！”上报之曰：“朕与公大义已定，岂有成而相纳，败而相弃乎！今高氏有使求和，朕亦更思偃武。进退之宜，国有常制，公但清净自居，无劳虑也！”景又启曰：“臣今蓄粮聚众，秣马潜戈，指日计期，克清赵、魏，不容军出无名，故愿以陛下为主耳。今陛下弃臣遐外，南北复通，将恐微臣之身，不免高氏之手。”

○胡氏曰：景言至此，辞意迫切。兽穷则搏，能无及乎！

上又报曰：“朕为万乘之主，岂可失信于一物！想公深得此心，不劳复有启也。”

景乃诈为邺中书，求以贞阳侯易景，上将许之。舍人傅岐曰：“侯景以穷归义，弃之不祥；且百战之余，宁肯束手就縶！”谢举、朱异曰：“景奔败之将，一使之力耳。”上从之，复书曰：“贞阳旦至，侯景夕返。”景谓左右曰：“我固知吴老公薄心肠！”王伟说景曰：“今坐听亦死，举大事亦死，唯王图之！”于是始为反计，属城居民，悉召募为军士，辄停责市估及田租，百姓子女，悉以配将士。

○胡氏曰：景之反谋，彰灼如此，梁之君臣，若罔闻知，其亡宜矣。

夏，四月，东魏遣太尉高岳、行台慕容绍宗、大都督刘丰生等将步骑十万攻魏王思政于颍川。思政命卧鼓偃旗，若无人者。岳恃其众，四面陵城。思政选骁勇开门出战，岳兵败走。岳更筑土山，昼夜攻之，思政随方拒守，夺其土山，置楼堞以助防守。

秋，八月，鄱阳王范密启侯景谋反。时上以边事专委朱异，动静皆关之，异以为必无此理。上报范曰：“景孤危寄命，譬如婴儿仰人乳哺，以此事势，安能反乎！”范重陈之曰：“不早剪扑，祸及生民。”上曰：“朝廷自有处分，不须汝深忧也。”范复请以合肥之众讨之，上不许。朱异谓范使曰：“鄱阳王遂不许朝廷有一客！”自是范启，异不复为通。

景邀羊鸦仁同反，鸦仁执其使以闻。异曰：“景数百叛虏，何能为！”敕以使者付建康狱，俄解遣之。景益无所惮。

戊戌，景反于寿阳，以诛中领军朱异为名。异等皆以奸佞骄贪，蔽主弄权，为时人所疾，故景托以兴兵。

司农卿傅岐，梗直士也，尝谓异曰：“卿任参国钧，荣宠如此。比日所闻，鄙秽狼籍，若使圣主发悟，欲免得乎！”异曰：“外间谤訾，知之久矣。心苟无愧，何恤人言！”岐谓人曰：“朱彦和将死矣。恃谄以求容，肆辩以拒谏，闻难而不惧，知恶而不改，天夺之鉴，其能久乎！”

景西攻马头，遣其将宋子仙东攻木栅，执戍主曹璆等。上闻之，笑曰：“是何能为！吾折箠笞之。”

○胡氏曰：此即朱异谓景数百叛虏，何能为之说也。君骄昏而臣贪昧，祸至不惧，以自取败亡。

敕购斩景者，封三千户公，除州刺史。以待中、开府仪同三

司邵陵王纶持节董督诸军以讨景。

九月，景闻台军讨之，问策于王伟，伟曰：“邵陵若至，彼众我寡，必为所困。不如弃淮南，决志东向，帅轻骑直掩建康。临贺反其内，大王攻其外，天下不足定也。兵贵拙速，宜即进路。”景乃留外弟王显贵守寿阳。癸未，诈称游猎，出寿阳，人不之觉。冬，十月，庚寅，景扬声趣合肥，而实袭谯州，助防董绍先开城降之。执刺史丰城侯泰。

庚子，诏遣王远将军王质帅众三千巡江防遏。景攻历阳太守庄铁，铁以城降，因说景曰：“国家承平岁久，人不习战，闻大王举兵，内外震骇。宜乘此际速趣建康，可兵不血刃，而成大功。若使朝廷徐得为备，内外小安，遣羸兵千人直据采石，大王虽有精甲百万，不得济矣。”景乃留仪同三司田英、郭骆守历阳，以铁为导，引兵临江。江上镇戍相次启闻。上问讨景之策于都官尚书羊侃。侃请以二千人急据采石，令邵陵王袭取寿阳，使景进不得前，退失巢穴，乌合之众，自然瓦解。朱异曰：“景必无渡江之志。”遂寝其议。侃曰：“今兹败矣！”

戊申，以临贺王正德为平北将军、都督京师诸军事，屯丹阳郡。正德遣大船数十艘，诈称载荻，密以济景。景将济，虑王质为梗，使谍视之。会临川太守陈昕启称：“采石急须重镇，质水军轻弱，恐不能济。”上以昕为云旂将军，代质戍采石，征质知丹阳尹事。质去采石，而昕犹未下渚。谍告景云：“质已退。”景使折江东树枝为验，谍如言而返，景大喜曰：“吾事办矣！”己酉，自横江济于采石，有马数百匹，兵八千人。是夕，朝廷始命戒严。

景分兵袭姑孰，执淮南太守文成侯宁。南津校尉江子一帅舟师千余人，欲于下流邀景。其副董桃生，家在江北，与其徒先溃走。子一收余众，步还建康。太子见事急，戎服入见上，禀受方

略，上曰：“此自汝事，何更问为！内外军事悉以付汝。”太子乃停中书省，指授军事，物情惶骇，莫有应募者。朝廷犹不知临贺王正德之情，命正德屯朱雀门，宁国公大临屯新亭，太府卿韦黯屯六门，缮修宫城，为受敌之备。

己酉，景至慈湖。建康大骇，御街人更相劫掠，不复通行。赦东、西冶、尚方钱署及建康系囚，以扬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，以羊侃为军师将军副之，南浦侯推守东府，西丰公大春守石头，轻车长史谢禧、始兴太守元贞守白下，韦黯与右卫将军柳津等分守宫城诸门及朝堂。摄诸寺库公藏钱，聚之德阳堂，以充军实。

庚戌，景至板桥，遣徐思玉来求见上，实欲观城中虚实。上召问之。思玉出景启，言“异等弄权，乞带甲入朝，除君侧之恶”。异甚惭悚。上遣中书舍人贺季劳景于板桥。景北面受敕，季曰：“今者之举何名？”景曰：“欲为帝也。”王伟进曰：“朱异等乱政，除奸臣耳。”

百姓闻景至，竞入城，公私混乱，无复次第，羊侃区分防拟，皆以宗室间之。军人争入武库，自取器甲，所司不能禁，侃命斩数人，方止。是时，梁兴四十七年，境内无事，公卿在位及闾里士大夫罕见兵甲，贼至猝迫，公私骇震。宿将已尽，后进少年并出在外，军旅指搦，一决于侃，侃胆力俱壮，太子深仗之。

辛亥，景至朱雀桁南，太子以临贺王正德守宣阳门，东宫学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门，帅宫中文武三千余人营桁北。太子命信开大桁以挫其锋，正德曰：“百姓见开桁，必大惊骇，可且安物情。”太子从之。俄而景至，信帅众开桁，始除一舶，见景军皆著铁面，退隐于门。信方食甘蔗，有飞箭中门柱，信手甘蔗，应弦而落，遂弃军走。南塘游军沈子睦，临贺王正德之党也，复闭桁

度景。太子使王质将精兵三千援信，至领军府，遇贼，未陈而走。正德帅众于张侯桥迎景，马上交揖，既入宣阳门，望阙而拜，歔欷流涕，随景渡淮。景军皆著青袍，正德军并著绛袍，碧里，既与景合，悉反其袍。景乘胜至阙下，城中恟惧，羊侃诈称得射书云：“邵陵王、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。”众乃小安。西丰公大春弃石头，奔京口；谢禧、元贞弃白下走；津主彭文粲等以石头城降景，景遣其仪同三司于子悦守之。

壬子，景列兵绕台城，幡旆皆黑，射启于城中曰：“朱异等蔑弄朝权，轻作威福，臣为所陷，欲加屠戮。陛下若诛朱异等，臣则敛辔北归。”上问太子：“有是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上将诛之。太子曰：“贼以异等为名耳，今日杀之，无救于急，适足貽笑将来，俟贼平诛之未晚。”上乃止。

景绕城既匝，百道俱攻，鸣鼓吹唇，喧声震地，纵火烧大司马、东、西华诸门。侃使凿门上为窍，下水沃火；太子自捧银鞍，往赏战士；直阁将军朱思帅战士数人逾城出外洒水，久之方灭。贼又以长柯斧斫东掖门，门将开，侃凿扇为孔，以槊刺杀二人，斫者乃退。景据公车府，正德据左衙府，景党宋子仙据东宫，范桃棒据同泰寺。景取东宫妓数百，分给军士。东宫近城，景众登其墙射城内。至夜，景于东宫置酒奏乐，太子遣人焚之，台殿及所聚图书俱尽。景作木驴数百攻城，城上投石碎之。景更作尖项木驴，石不能破。

○胡氏曰：杜佑曰：以木为脊，长一丈，径一尺五寸，下安六脚，下阔而上尖，高七尺，内可容六人，以湿牛皮蒙之，人蔽其下，舁直抵城下，木石铁火所不能败，用以攻城，谓之木驴。

侃使作雉尾炬，灌以膏蜡，丛掷焚之，俄尽。

○胡氏曰：杜佑曰：燕尾炬，缚苇草为之，分为两歧，如燕尾

状，以油蜡灌之，加火，从城坠下，使人骑木驴而烧之。侃之作雉尾炬也，施铁铍，以油灌炬，掷驴上焚之。

景又作登城楼，高十余丈，欲临射城中。侃曰：“车高塹虚，彼来必倒，可卧而观之。”及车动，果倒。

景攻既不克，士卒死伤多，乃筑长围以绝内外，又启求诛朱异等。城中亦射赏格出外曰：“有能送景首者，授以景位，并钱一亿万，布绢各万匹。”异与张綰议出兵击之，上问侃，侃曰：“不可。今出人若少，不足破贼，而徒挫锐气；若多，则一旦失利，门隘桥小，必大致失亡。”异等不从，使千余人出战；锋未及交，退走，争桥赴水死者大半。

侃子鹭，为景所获，执至城下，以示侃，侃曰：“我倾宗报主，犹恨不足，岂计一子，幸早杀之！”数日，复持来，侃谓鹭曰：“久以汝为死矣，犹在耶！”引弓射之。景以其忠义，亦不之杀。

庄铁虑景不克，托称迎母，与左右数十人趣历阳，先遣书给田英、郭骆曰：“侯王已为台军所杀，国家使我归镇。”骆等大惧，弃城奔寿阳，铁入城，不敢守，奉其母奔寻阳。

十一月，戊午朔，刑白马，祀蚩尤于太极殿前。临贺王正德即帝位于仪贤堂。大赦，改元正平。以景为丞相，妻以女。于是景营于阙前，分其兵三千人攻东府，南浦侯推拒之，三日，不克。景自往攻之，矢石雨下，宣城王防阁许伯众潜引景众登城。辛酉，克之，杀南浦侯推及城中战士三千人，载其尸聚于杜姥宅，遥语城中人曰：“若不早降，正当如此！”

景声言上已晏驾，虽城中亦以为然。壬戌，太子请上巡城，上幸大司马门，城上闻蹕声，皆鼓噪流涕，众心粗安。

江子一之败还也，上责之。子一拜谢曰：“臣以身许国，常

恐不得其死；今所部皆弃臣去，臣以一夫安能击贼！若贼遂能至此，臣誓当碎首以赎前罪，不死阙前，当死阙后。”乙亥，子一启太子，与弟尚书左丞子四、东宫主帅子五帅所领百余人开承明门出战。子一直抵贼营，贼伏兵不动。子一呼曰：“贼辈何不速出！”久之，贼骑出，夹攻之。子一径前，引槊刺贼，从者莫敢继，贼解其肩而死。子四、子五相谓曰：“与兄俱出，何面独还！”皆免冠赴贼。子四中槊，洞胸而死，子五伤脰，还至堑，一恸而绝。

景初至建康，谓朝夕可拔，号令严整，士卒不敢侵暴。及屡攻不克，人心离沮。景恐援兵四集，一旦溃去；又食石头常平诸仓既尽，军中乏食，乃纵士卒掠夺民米及金帛子女。是后米一升至数万钱，人相食，饿死者十五六。

乙丑，景于城东、西起土山，城中亦筑土山以应之。太子、宣城王已下，皆亲负土，执畚鍤，于山上起芙蓉层楼，高四丈，饰以锦罽，募敢死士二千人，厚衣袍铠，谓之“僧胜客”，分配二山，昼夜交战不息。会大雨，城内土山崩；贼乘之，垂入，苦战不能禁。侃令多掷火，为火城以断其路，徐于内筑城，贼不能进。

○胡氏曰：景自涡阳之败，南走马头，此当涂之马头郡也，在东。今自寿阳西攻马头，寿州之马头戍也，在西。木栅在荆山西。按：谯州，南谯州也，今滁州。丹阳郡，今江宁县南九十里小丹阳也。慈湖在太平府东北四十里。板桥在慈湖东北四十里。南塘，疑今江宁城西南之莫愁湖。

荆州刺史湘东王绎闻景围台城，丙寅，戒严，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东王誉、雍州刺史岳阳王誉、江州刺史当阳公大心、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，发兵入援。

朱异遗景书，为陈祸福。景报书，并告城中士民，以为：